

中国文化遗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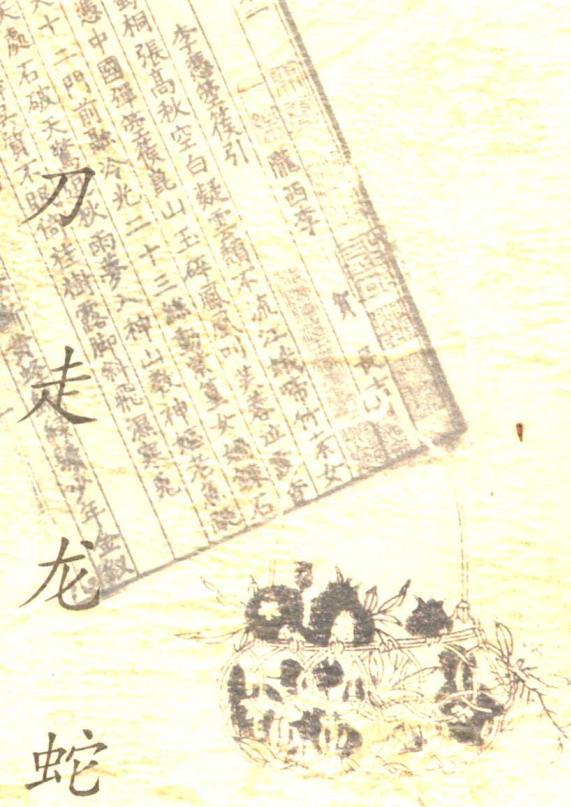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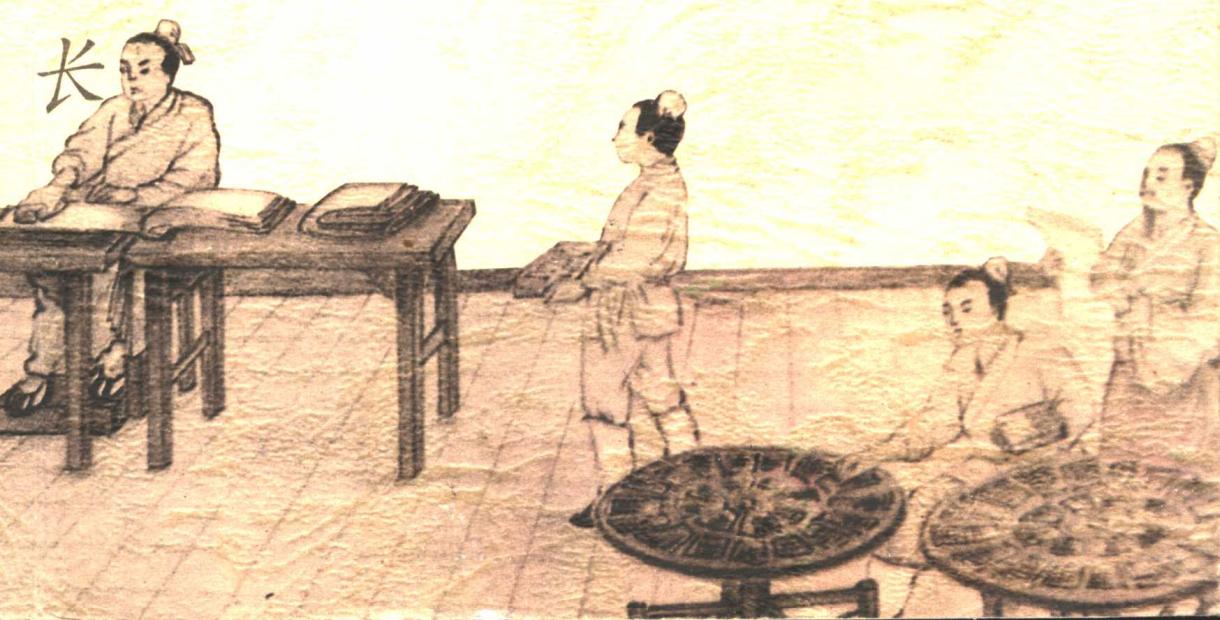
徽州卷

徽州古刻书

方维保
汪应淳

辽宁人民出版社

刀走龙蛇文脉



中国文化遗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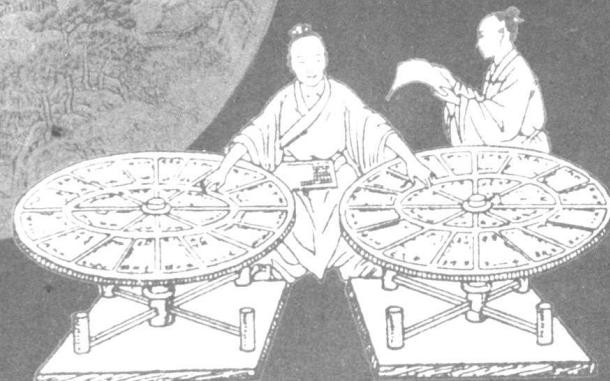
徽州卷

徽州古刻书

方维保著
汪应泽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刀走龙

蛇文脉长



© 方维保 200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徽州古刻书 / 方维保, 汪应泽著.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4.1

(中国文化遗珍·徽州卷)

ISBN 7-205-05667-5

I. 徽… II. ①方… ②汪… III. 刻书—研究—徽州地区
IV.G256.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4801 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 刷: 辽宁美术印刷厂

幅面尺寸: 153mm × 230mm

印 张: 16⁵/₈

字 数: 158 千字

印 数: 1~6,000

出版时间: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刘一秀

图片提供: 方维保 汪应泽 储宝才

江应晖 刘 峰

封面设计: 薛 谦 曹小冬

版式设计: 王珏菲

责任校对: 刘再升

定 价: 26.00 元

销售热线: 024-23284300

23284296

编前语

走进后花园

徽州是一个很容易被误读的地方。

作为旅行目的地的徽州，除了黄山白岳的奇绝风光，很多人是想来感受一下世外桃园般的田园情调，或者是想在那些鳞次栉比的老房子之间缅怀一下昔日的繁华，发一发思古之幽情。对那些满脸好奇的走马观花者来说，这样的要求很容易实现，但是对于那些不满足于导游册上片语只字的介绍和导游小姐言不及意的生编乱造的人来说，疑问也随之出现了：在徽州所能缅怀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繁华呢？除了那些伫立于地表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徽州还有什么更让人动心和向往的呢？

近年来出现的“徽州热”，实际上是建立在徽州曾经“阔”过前提上的，而这种“阔”是带着昔日那些巨商大贾们的“金银气”的，这一点在今日不但毋庸讳言，反而是可以津津乐道的。问题是徽州真的繁华过吗？当年那些富可敌国的商贾们似乎把真正的繁华顺手给了扬州或者苏、杭。留给徽州的仿佛只有那些今天看来已显破败的老房子，与扬州或苏、杭相比，徽州从来不是所谓的温柔富贵之乡。徽谚说“风水是徽州的好，姑娘是扬州的美”，“好风水”讲究的是山清水秀，江、浙那些千里沃野的平原地带自然不会有啥风水可言，但是徽州“好风水”的代价是“七山二水一分田”（徽谚），是“山限垠隔”（《新安志》），是“地隘斗绝”（《歙县志》）。这样一个以所谓的“商品经济”来衡量明显是先天不足的故乡，对于具有消费属性的商人们来说，并

不是一个可以长期勾留的地方，它们的战场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他们的行乐之所是在二十四桥的明月中穿梭的画舫里，陪伴他们的是娉娉袅袅的扬州美人。当然“好风水”的徽州也是不能忘记的，他们对故乡的经营亦是不遗余力，家乡土地逼仄不适宜造深宅大院，于是就螺丝壳里做道场，极尽精雕细刻之能事；家乡山清水秀，于是就依山建园，临水造亭，极尽曲径通幽之妙。从这个意义上说，徽州不仅仅是徽商的家乡，而且是他们的“后花园”，他们正是以建造“后花园”的方式来经营他们的故园的，花园造得再好也不能用“繁华”来形容，这是对于徽州一个很重要的认识。

“后花园”是独立于“厅堂”之外的处所，徽商的任务是在扬州这样的“厅堂”里挣取大量的金钱，并将其中的一部分源源不断地注入到“后花园”里，确保这里落英缤纷、芳草鲜美。商人们在感到疲惫的时候，也会偶尔回到“后花园”里来散散心，但真正受益的却是那些长住在“后花园”里的人们，在这样一个“后花园”里他们可以不愁温饱甚至可以不稼不穑，或埋首攻读圣贤书以求闻达、或专心诗词书画以自遣、或呼朋引伴笑傲山林、或蓑衣箬笠寒江独钓、或丹青篆刻、或园艺盆栽、或高雅、或世俗，确实是“士习蒸蒸礼上，讲学不辍，诵读诗书，比户声明文物，盖东南屈指焉”。（《祁门县志》）于是乎“文化事业”空前发达，俨然“东南邹鲁”。事实证明，徽州这个“后花园”的确培育出了大量的“奇花异草”。论科举，明清两朝徽州一共出了六百多名进士，以人口平均计算超过江、浙两地，居全国之冠；论文艺，“新安画派”、“徽州篆刻”、新安诗群、新安“朴学”无不名重当时且彪炳后世；论工艺，徽派版画、刻书、园林、木雕、砖雕、盆景无不风行一时且流誉至今。

无奈“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如同大观园随着贾府的败落而最终“飞鸟各投林”一样，随着徽商从衰落到最终破产，徽州这个“后花园”也随之花里飘零。遗留下来的屋舍园林成了“世界文化遗产”，虽然黄山白岳的奇景依旧，但仍不免让人有物是人非的感慨，更何况那些不伫立于地表的“文化遗产”很多已成明日黄花，虽然有一部分传承到了今天，却是举步维艰，识者寥寥。因此对于不满足于“到此一游”的真正“好古”者来说，在徽州这块土地上，最值得缅怀应该是“后花园”时代那种文化氛围，所应该去探究的是“后花园”里那些才子艺人们的良苦用心，否则就如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只能到处念“阿弥陀佛”，还不免被凤姐戏弄。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我们才编辑出版了这样一套丛书，包括《徽州艺事》、《徽州古刻书》、《徽州古园林》、《徽州古茶事》，试图在前一套关于徽州地面文化遗存丛书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徽州文化的内核，让读者走进“后花园”的深处，不仅能看到亭台水榭、四季花草，而且能够登上楼台，直接与昔人的主人促膝长谈。

今日的徽州所面临的是发展的“硬道理”，但是无论如何发展，相信没人会愿意看到用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繁华”来取代“后花园”的宁静与美丽，因为在我们的心灵离田园牧歌越来越远的今天，徽州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许多人的“精神后花园”，愿这套小书能掌起一盏灯，照亮那些在“厅堂”里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回家的路。

编 者

2003年12月

目 录

编前语：走进后花园	1
引 言	1
一 数世净业，承受天命	4
二 两宋的刀光火色与徽刻的勃兴	15
三 明代万历年间：徽刻光芒万丈的时代	25
四 四大家族：数百年徽刻辉煌的象征	40
五 版画：线条和色彩摹画的童话世界	59
六 多色套印：无酒人亦醉的十竹斋	79
七 鲍廷博：倾尽家私藏刻书	91
八 藏书：世代雅好与书墨宗教	99
九 徽墨：黑色介质彰显人文情怀	111
十 篆刻：细微之处藏乾坤	123
十一 内容包罗万象的徽刻版	129
十二 活字印刷术：另一个世界	142
十三 清代文字狱：徽刻的挽歌	154
十四 最后的辉煌与式微的命运	164
附录一：古籍版本知识简介	180
附录二：两宋元明清徽刻善本简要目录	184



引言

这是一个光芒万丈的时代，现代著名学者郑振铎先生在目睹了徽州的木刻版画和雕版刻书之后，曾不禁欣喜若狂。

徽州的雕版刻书是中华民族文明的辉煌成果。文化的结晶是语言，而语言只有声音，在传播人类的情意上，它受到了时空的限制；但是，那就好比是一只飞在天上的美丽的鸟儿，总不能永远在空中，它必须落到大地上，落到树枝上。于是有了文字，文字把人类的情致物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人类在地上，石头上，骨头上，木头上，甚至青铜器上刻上了文字，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告诉给后代。但是这样的传播在面上还是具有很大的限制，不仅竹简木牍无法抗拒时间的销蚀，而且能够享受文字给人类所带来的恩惠的人数量又是非常的有限。人类只有在印刷术发明之后，才真正实现了对文化长久存留和广泛传播的梦想。在竹简木牍易断易腐糜费甚巨的时代，在活字印刷过于幼稚的时代，雕版刻印承担起了传播文明的重任。显然，雕版刻印是那个时代人类梦想中最为灿烂的一朵文明之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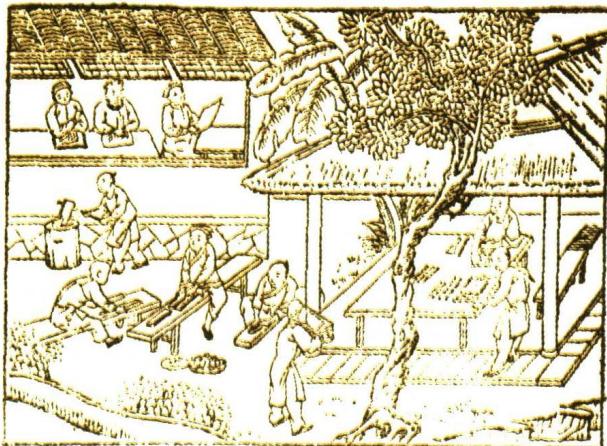
中国的雕版印刷，无疑以明清时代最为繁荣。而徽州虽然只是封闭的弹丸之地，但却成为那个时代文明的

象征。

从宋朝到明清时代，以至近代，徽州的藏书业和刻书业可谓天下闻名。无论是官方还是私家藏书刻书经久不衰，长久以来已经形成了浓郁的刻藏书文化。清代书法家张海鹏常对人说：“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为己，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修学，其道更广。”（《藏书纪事诗》卷六）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劝人刻书，他说：“今人各自问德业学问无以逾人，莫若刻古人之书籍，如吴之黄（吴县黄丕烈），歙之鲍（歙县鲍廷博），南海之伍（伍崇曜），金山之钱（钱熙祚），其姓名于五百年内不至于湮没无闻。”况且刻书可以“传先哲的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书目答问》）近代藏书家叶德辉也劝说人们：“积金不如积书，积书不如积阴德，是固然矣。今有一事，积书与积阴德借兼之，而又与积金为异，则刻书是也。”并列举了后蜀毋昭裔和明末汲古阁毛晋的例子，说他们“因刻书或子孙食其禄，或乱世保其身，或数百年版本流传，令人景仰。”（《书林清话》）当刻书超越了商业的金钱气息，并与高尚的道德相联系的时候，刻书行为获得了更深远的文化的支撑力——一种德性，并最终转化为刻书家的自觉的使命。

徽州的藏书刻书大家吴勉学更是把刻书看作是对于阴司的承诺。在古代典籍《议庵偶笔》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

歙县吴勉学，梦为冥司所录，叩头求生。旁有一判官稟曰：“吴生阳寿未尽。”吴连叩头



古代雕版印刷作坊(选自宋应星《天工开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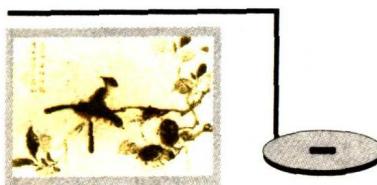
曰：“愿做好事。”冥司曰：“汝作何好事？”

吴曰：“吾观医集率多讹舛，当为订正而重梓之。”冥司曰：“刻几何书？”吴曰：“尽家私刻之。”冥司曰：“汝家私几何？”吴曰：“三万。”冥司可而释之。吴梦醒，广刻医书，因而获利，乃搜古今典籍，并为梓之，刻梓费及十万。

吴勉学把刻书校书看做是他的对于阎王的，也就是对于天的承诺。刻印书籍成为徽州文化人的生命的宗教，一种“净业”，一种生存状态，一种天然的使命。

明清时代徽州的刻书业尽管具有很强烈的商业气息，但是文化责任感，却是成就徽州在两宋和明清时期刻书业走向极度繁荣的根由。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体制是“学在官府”，而大量的民间刻书，使封建时代官僚体制对于知识的垄断土崩瓦解，知识因为商业性的操作而走入民间。

从两宋到明清，徽州的刻书业蓬勃发展，所刻书籍不计其数，益于当时，泽遗后世。这一遗产的文化价值不可限量。



数世净业，承受天命

我们今天谈论文明的传播，谈论徽州刻印书的繁荣，往往归功于文人对于刻印书籍的文化自觉，其实要成就这样的繁荣并不仅仅只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就足够了，一种文化的昌盛它还要依赖于自然和人文的综合条件。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自然人文基础，就像荷兰的低洼湿地孕育了欧洲的文明一样。俗话说，一方山水养一方人。灿烂的徽州古刻印文化也是如此。徽州的山水也造就了徽州的文化。古徽州的辉煌的文化，尤其是古代发达的刻印，自然也是与那里的青山秀水有着密切的关联，与那里的人文氛围相濡以沫。

徽州原名新安郡，隋初曾改名为歙州，唐仍用旧名，宋宣和三年（1121年）改称徽州，领歙、休宁、祁门、婺源、绩溪、黟六县，属江南东路。而从明清以至现代文化的衍播来考察，徽州文化波及邻近地区，形成了以古徽州为中心，辐射到宣州、芜湖、池州、桐城，以及浙江杭州、湖州一带的徽州文化或新安文化圈。

徽州群山环抱，白垩纪造山运动使徽州地区高山林立，黄海（黄山）与白岳（齐云山），高峻挺拔。游遍天下名山大川的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到此也为之折服。



徽州·虬村

水有练溪、新安江，交通也很方便。“自桐江，自饶河，自宣，自池者，舰相接，肩相摩也”。徽州的山川虽秀美，但“僻处山丛，地狭田少，计岁入不足供三月之食”，徽州田土所产，一岁所入“不能支十一”。所以粮食的需要，“大半取于江西，湖广之稻以足食”。除了大地主以外，“小民多执技艺，或负贩，就食他乡者常十九。”徽州古谚语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溜。”所以，徽州多商贾，也是生存形势造成的。诗人张瀚曾描写道：“自太平至宣、徽，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唱棹歌转毂以游帝王之所都，而握其奇赢，休、歙尤夥，故贾人遍天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徽州的商业尤其是雕刻业的繁盛几乎就是先天的宿命。

由于“绝无农桑之利”，所以徽人不得不扬长避短，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了。徽州虽少产稻米，但是却

并不贫瘠。这里盛产磁土、生漆、竹木、石料、茶叶，所以在唐代就有“歙大州也，歙富州也”之说。徽州的竹木质地优良，不但可以用来建造房舍，而且是造纸、雕版的好材料。雕版必须用木材，而徽州恰好是盛产良材之地。徽州山中多产枣木、梨木、黄杨等木，而木纹细密，质地坚硬。用这些木材雕刻的徽州版片质地坚致，经久耐用。书版用许多次都仍然完好如初。明代的书版，即便到了清代，都不会朽腐，印刷出来的书仍然很清晰精致，不像建本书那样，质软经不起印刷。版片售出去，购买的人印家只要略微把一些字改动删削一下，就又成为簇新的书版，刷印出的书仍旧精美异常。清代初年黄晟印行的《三古图》，最初是丁氏宝古堂所镌刻的，后来转手给了吴氏泊如斋，而泊如斋又转手给了黄晟。三次转手，三次挖改，然而印刷的效果却丝毫不差。王士汉印的《秘书》二十一种，也是收辑吴氏《古今逸史》的原版，加上一篇小叙印行的。这也可以说是徽刻多精本的原因之一。徽州板刻的另一必备材料是徽墨。徽州盛产松树、桐树。而这些都是制墨的好材料。唐代“安史之乱”之后，大批的文化人和工匠逃难到了徽州，于是也把北方的制墨工艺带到了徽州。著名墨工奚超带着儿子奚廷珪也逃到江南，在歙县安家。这里有造墨的茂密松林，他们便重操旧业，开始了制墨生涯。也开创了徽墨的新天地。就是徽州的石料，也大有用途。质地坚硬色泽光润的青石，除了被徽州人用来建造雄伟庄严的豪宅外，还把这些青石用来做砚台，这为成就“歙砚”的美名创造了条件。

徽州雕版印刷业的最重要的材料之一是造纸。由于徽州山中竹海翻腾，并盛产各色树木，这为造纸业提供

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料。徽州所造纸张中最为天下知名的是宣纸。

宣纸，号称“纸中之王”，具有细薄、紧密、均匀、洁白、坚韧、耐久的特点。从它诞生起就和我国书画结合在一起，为历代书画家表达艺术感受提供了载体。由于它有“纸寿千年”之誉，所以古代大量以宣纸作的书画和善本书，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成为我国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珍品。

作为安徽特产的宣纸，是在什么时候诞生的呢？宣纸的由来，迄今尚无可靠的文字供考证。在泾县（古属宣城）流传着一个动人的传说：东汉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蔡伦的徒弟孔丹，在皖南造纸，他很想造出一种世上最好的纸为老师画像，以表缅怀之情。年复

一年，终未如愿。

有一天，他在山里偶然看到有些檀树被砍，倒在山涧旁边，经过很长时间了，被水浸蚀得腐烂发白，露出一缕缕修长而洁净的纤维。使他顿发奇想，利用这种树的树皮来制造白纸，可能很不错。孔丹取以造纸，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大功告成。按照当时的

塘漂竹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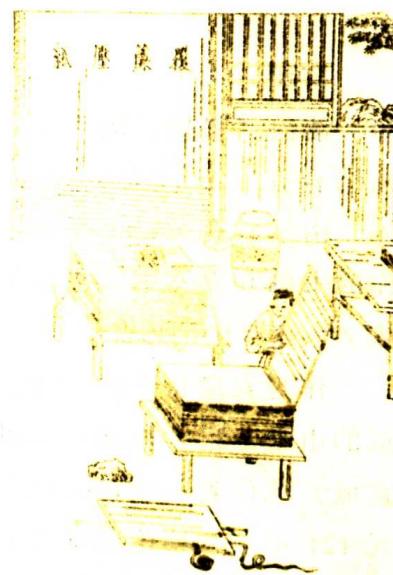


明代造纸工艺图·备料

火足 榨 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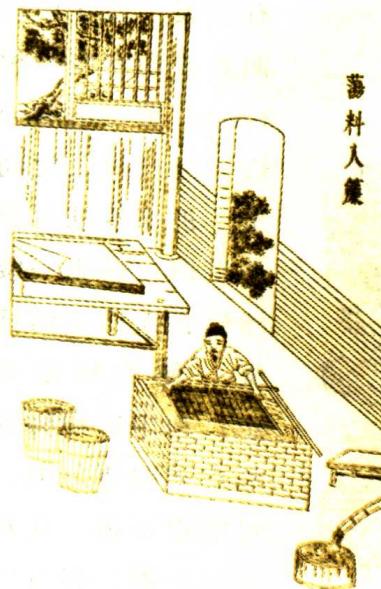


蒸 煮



压 榨

蕕料入簾



捞 纸

乾 焰 火 透



烘 纸

谚语的说法：“片纸非容易，措手七十二”，说造纸需要七十二道工序。这就是后来的宣纸。还有一说，宋末天下战乱，有个叫曹大三的人，从太平县徙迁泾县避难，见峡谷水清檀肥，遂定居于此，以蔡伦造纸为业，世代相传。如今泾县小岭纸厂的曹运声、曹慈源、曹于南三位老艺人，均系曹氏后裔。可以说，宣纸的生产如纸的发明一样，绝非成于一旦，功就一手，也是无数能工巧匠经过长期苦心研制的结果。

这只是一个传说，但有一点值得肯定，宣纸至迟在唐代已经盛行。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当时全国出纸的州邑共十一个，安徽有其中的三个：婺州（婺源）、宣州（宣城）、歙州（徽州）。特别是徽州，在唐代就能生产一种长五十尺一幅的纸，苏易简《文房四谱》载：

“歙民数目理其楮，然后于长船中以浸之，数十天举抄以抄之，旁一夫以鼓而节之，续于大熏笼上周而熔之，不上于墙也。于是自首至尾，匀薄如一。”由于宣纸韧性好，吸水性能强，唐代许多大画家如展子虔、郑法士和阎立本兄弟俩都开始采用宣纸作画。加上唐太宗、唐玄宗又都酷爱书画艺术，在他们的提倡下，一大批宫廷诗人、文人都以宣纸作为文章的载体，这样就促进了宣纸生产的大发展。特别是在皇宫，宣纸已经开始广泛运用。北京故宫博物馆现存唐代著名画家韩滉的设色《五牛图》就是画在这种“薄如蝉翼”的宣纸上。

到了五代，四川造出名为“薛涛笺”、“谢公十色笺”等染色纸，还有什么印花纸、松花纸、彩霞金粉龙凤纸，都是用宣纸特制的，但仍比不上安徽的宣纸。就在这时，宣州又造出一种“肤如卵膜、洁白如玉、细薄光润”的宜于书画的特种宣纸。这种纸“长者达五十尺

宣纸是中国最动人文字所用纸
的精粹创造中国的书法和诗
画能了无痕迹宣造宣纸
妙味。
郭沫若
一九六四年于泾县宣纸厂

郭沫若为宣纸
题辞（1964年于
泾县宣纸厂）

为一幅，自首至尾，匀薄如一”。南唐后主李煜擅诗画，视此纸为珍宝，并特辟“澄心堂”来贮藏它，还设专门机构监造这种纸，世称“澄心堂纸”。宋人蔡襄《文房四宝说》云：“李后主澄心堂纸为第一，其出江南池、歙二郡，今世最为精品，蜀笺不堪久，其余皆非佳品也。”“澄心堂纸”一直藏在深宫，百姓难以问津，只有大画家董源是“宫苑使”，经常出入“澄心堂”，用此纸画过短卷直幅画，如《庐山图》、《夏山林木图》和《溪山风雨图》。后来南唐灭亡，澄心堂纸